

行未隨

· 作家克臧 ·

王耕
四月初夏于蓉

版社版出線前

目 錄

在第一綫上

隨棗行

十六歲的游擊隊員

在隨縣前方

山村之夜

從敵人的後方來

鄆州在轟炸中

在第一綫上



幾匹大馬昂然的立在阡陌上，頓足，吟嘯，有的在亂掘它的尾巴，這表示，它們已經不耐煩於等待了。我們向X師長和送行的新結識的朋友們舉手告別，匆匆的跨上了馬背。蜿蜒的石徑像一條白色的長蛇向着東南的山叢展開了身子，使人見尾不見首。這裡去火綫不過二十里，迎面而起的青峯和崗巒，把人的眼光扯上去又扯下來，得得的馬蹄在石徑上扣出一串清脆的聲響。四月的朝陽在眼前展開一幅富麗靜美的畫卷，微風吹動着稻田的水，水皮上笑起波紋，莊稼人流着汗撒下了春天的種籽，泥水吞沒了他的半截大腿。

嘯，嘯，噙，噙，敵機的翅膀把人間的平靜與和諧攪碎了。隆隆的大炮也嚮到了耳邊。

馬子，昂起頭來作聲聲長嘯，我們把鞭子揚起，聽與奮的鉄蹄節奏着戰鬥的心跳。身子貼下去，春風在耳際颼颼作聲，背上鼓起來一面帆篷。掠過了青青的麥田，掠過了蒼鬱的林木，掠過了喧嚮的溪流，掠過了千萬個山谷。十里長途，消盡在一揚鞭之間。我想，

如果是在平原的古道上，馬蹄揚起的黃塵會使得天地變色的吧。

挽馬在「界河」岸上時，人身上馬背上都生滿了汗珠。「界河」的水，清且淺，幾個赤裸的小孩在追逐着游泳的小魚，水珠濺起來，在陽光下一閃，又落在逝波上了。沙灘的邊沿上躺著綠蔭，像一个个永做不完的清涼夢。「界河」這一條天然銀綫，把隨縣和應山分開，在中流裡立馬片刻，爲了享受河上的清涼。

過了河，在馬上可以望見一座石砦壓在路中心，古破得像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這是「界河新店」。砦門口，我們武裝的戰士，以不可侵犯的威嚴站立在兩旁，門樓子像一座瞭望台在監視着十里以外的敵人。這地方，一個月以前，遭過獸兵的蹂躪，七日前遭過敵機的轟炸，這殘暴與恥辱，這血的故事，刻在它的記憶上，掛在老百姓的嘴角上。山裡的民衆是不會受人欺侮而不想還手的，他們有堅苦生活練就的鋼鐵的體軀，他們有強悍的山石一般的性情，他們是頑強而且勇于戰鬥的呵。他們世世被圈在這羣山叢中，住山吃山，辛辛苦苦過着永不變樣的生活，山峯縮短了他們的眼光，寂寞，冥頑，苦辛，填塞着他們的日子。青山那邊的花花世界，他們看不見，也不想看見，他們熟習的是山峯，水泉，野草

，雜花，還有自己的鄰里和家人；你問他的國籍和省屬時，他會毫不紅臉的向你搖頭，或者說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話。抗戰像一隻偉大的魔手，經它一指點，一切都另變個樣子。敵人的大炮做了奇效的啓蒙工作，把包在山國人子心上的頑石的殼子打破了。他們開始知道把身家和祖國連結在一起，向識字夜班熱心的去學習新的東西，知道在山坡上挖一個洞聽見嗡嗡的飛機聲時趕快的躲進去，而且知道爲了什麼我們在和敵人打仗。覺悟過來也就立刻行動起來了。做嚮導，走在自己最熟習的山徑上，抬傷兵，用担柴磨硬了的肩頭，受壯丁訓練，參加游擊隊，爲了保衛家鄉，爲了保衛祖國，他們立在戰鬪前列的崗位上。

一條大街穿過這座石砦，兩旁堆積着貨物，街心的人群擁來擠去，難民、胸前綴一個小白布條在販賣點雜貨，好賴得來的蠅頭小利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茶棚裡，士兵和老百姓共一張桌，藉着茶做談話的引子，彼此交換着山過分希望虛傳的一些聳聽的好消息，每個人臉上都帶着微笑。壁牆上××政治部主編的一張壁報，吸引來一大群人，一個人讀，大家屏息傾聽，每個人的悲歡，每一顆心都繫在抗戰上。

過了「界河新店」，一步一步的更接近了前綫，心像一條弓弦也一扣一扣的拉緊了。當

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太陽已經走近中天。×副師長駐扎着的這一座營寨是一所農家的庭院，茅屋土牆，清幽而又素樸，「娘娘廟」高挑在背後青拔的高峯上，石碧畫成一個圓圈；營寨的門前一列崗嶺，像女牆，上面有無數的青松，在風前作着濤聲。左手，右手，前面，後面，山峯雲頭一樣用不同的姿態媚人的眼睛。在這萬山叢中我們以大軍向敵人進擊，山谷裡塗着鮮血，山谷裡響着大炮，我們預備把敵人葬埋在這山谷裡。

副師長是一位勇于作戰，善于賦詩的儒將，沈毅的態度，溫文的話語，使人很容易接近他。坐鎮在這山國裡，指揮作戰，聽電話，運心機，白天黑夜，生活在緊張的鬪爭裡，和外邊的世界遠遠的隔離開。我們的到來，給了他興奮，新鮮，和歡娛，好似見過面後他所給我們的一樣。李參謀主任也是一位文藝愛好者，一位詩人。案頭上推着軍書，座右却懸着自己的詩句。他們對於我不用一些浮面的客套，叫我從親切的面孔上，親切的談話裡，向更深處了解他們，同時，他們的詩句也很清楚的爲我寫出了不平凡的過去和希望中的遠大的未來。

午餐桌上，我們以杯酒彼此祝福。『在這火綫下，我們以幾杯清酒，幾樣野菜來自奉

，也算不了什麼過分的享受；敵人把妓女，酒肉，戲匣子帶到軍營裡去，極度的享受着聲色口腹之娛，好似已經沒有了明天；而我們却把一個偉大的希望放在明天，甘心嘗受着眼前的苦辛。』每個人用一杯酒答謝了副師長這一席意義深長的話。真的，圍住這桌面的每一條身子都是從奇險的道上走過來的，而且，在奇險中過慣了的人，都把險道看做坦途，個人的利害生死已不拿它當回事，存在心頭的只有戰鬪。

「嗒嗒。」炮聲接連着響起來，因為距離太近，又是在山谷裡的原因，聽起來格外澈耳。

大約是怕我不習慣于這炮聲，發過第一響，副師長抬頭望望我的臉，接着若無其事的慢吞吞的笑着說：『敵人又打照例的午炮了』。

『我們再乾一杯。』大家一齊舉起了酒杯子。

山峯上掛着夕陽，松杉的影子向東倒下，山風漸漸的冷勁起來了。副師長攜着望遠鏡，我們一同登上了門前的石崗，借一株松樹把身子隱藏好，他看過之後把望遠鏡交给了我。

『那是王家大舖，敵人有幾門炮在上面。』他指着右前方山頭上的一座石砦這麼告訴

我。不用望遠鏡也可以看出他的輪廓，在鏡頭底下，連活動的人影也移到眼前來了。他又指給我左前方同王家大舖對峙着的一個山砦，是我們據守着的森林寺，這地方成了敵人攻擊的目標，白天黑夜照例要打幾十炮。

「討厭的很，在望遠鏡所及的範圍以內，不能叫敵人發現幾個人的影子，不然，他會亂打炮——反正他們的炮彈是不值錢的。」副師長把深刻的諷刺用平淡的語音送出口來。

山巒減却了青輝，夕陽徘徊在西山的峯頭，我同着另外幾個同伴，趁着晚風，盤着直線的小徑，升到「娘娘廟」上。遠近的峯巒沉浮現在眼底的雲海裏；大別山，我仰望望它莊嚴的青顏，三天走不出它的包圍，在回憶中我驚歎着它的偉大。和它遙相峙列着的是桐柏山，在它們的胸懷裏會有過血的鬪爭，而且，這鬪爭現在還在猛烈的進行着。

「娘娘廟」上有我們的幾個武裝的弟兄依着女牆，把槍口向着前方。此外，什麼也沒有，有，那便是臥在暮色中的破瓦頽垣了。狼狽的敵人臨去時的一把火燒盡了這石砦的生機，現在只有叫人對着瓦礫去想像敵人的殘暴了。

晚上，我們在光亮的場園上「消夜」，（吃夜飯）月光很淡，對面的人影也有點朦朧不

清，微風把桐花的暗香吹過來，不知那兒山泉在淙淙的弄着清響。

「戰地月夜我們要多留戀一回」。

「每夜，都是過半夜才睡，時時刻刻得留心敵人的動靜呢」。

副師長的話說到這裡，電話來了。回去不久又轉來，靜靜的坐在原位置上，停一停才開口：

「師長的電話，說是敵人日來在馬坪浙河增兵很多，說不定最近在這方面要有什麼企圖呢。我把這話轉告給×團長，他回答得很有意思……」

「怎麼說？」

「他說，管他增加多少，來多少，打他多少！」

「×團長很謹慎，很勇敢，以前守過蒙城，把他放在前邊，我放心多呢」。

夜間，躺在牀板上，身子很乏了，可是心在警戒着不讓睡得太死。朦朧中聽到了稀疏的炮聲。

天剛亮，便被敵人的「早炮」叫醒。山光，樹色，一切都新鮮照眼。小徑上走來幾個難

民，他們打算回到已經淪陷了的家鄉去，我告訴他們鬼子的殘暴，他們的臉立刻變了顏色，回去不好，不回去，當日帶出來的一點糧食已經吃光了，而且正是春耕的時候，讓地白荒着，將來怎麼好呢？憂慮徬徨，他們立在歧途上。

下午，陽光漸淡的時候，我們要到火綫上去看看。副師長本來要陪我們去，師長怕有什麼事，不叫他離開，李主任做了我們的嚮導。依着山坡，傍着樹木我們向前走着，先到了團部，也是一個小村落，同火綫有五六里路的距離。×團長高個子，雙腮瘦削，坐在小屋裡，聽他講蒙城大戰的故事。雖是沒有把戰局挽過來，然而全團的弟兄已經與城共亡。那忠勇，那犧牲，給了敵人以大的震撼。至今，悲壯的戰役人人還說起蒙城。最後，×團長用一滴清淚憑弔他的部下，我們大家都悲憤歎秋。

團部門前野地裡落過很多的炮彈，我們剛踏進這村子時，而前不遠的麥田裡就落了兩個，打起來一團塵霧。可是×團長住在這間小茅屋裡，很坦然。他說，敵人每天打炮，可是從幾百發減到一百多發，現在一天一夜只響幾十下子，他們的火力漸漸的弱了。

「他打，我們不打，這叫做消耗戰。早晚衝近了，我們才下手，用機關槍，手榴彈，

刺刀。前兩天弟兄們叫他打炮打得不耐煩了，請求給他一個回敬。發下三顆炮彈，聽說很奏效。」

離開團部，經過營部，到了連部。這時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暗空裡有星光閃耀，月亮在浮雲的糾纏中掙扎。這正是剛吃罷晚飯的時候，從村子穿過時，犬吠幾聲，因為是在火綫下，又是在山村裡，聽起來心有些悸動。莊戶人家大開着柴門，雖是看不見人影，但從院中透出來的聊天的語聲，笑聲，却給聽的人以溫暖安閒之感。

浮雲釋放了月亮，地下撒滿了白光。一大隊武裝的影子晃動在前進的小徑上。月色之下的青松，像埋伏在山谷裡的萬馬千軍。馬嘶聲，泉咽聲，間以令的喊呼聲，使人興奮，緊張，同時臉前的景物在眼中也變了另一種情調。

走過森林寺的腳下，彈窩像散亂的白棋子佈在青青的麥田裡，山形像一隻雄偉的怪獸壓迫着人的呼吸。大家默默的走着，間或有一二人談話，也是用着細碎的聲音。

是誰在丁丁伐木，斧頭一落下，山谷裡立刻響滿了清音。經過連長的指點，我才可以借着月色看出幾十步外樹下的那一個彷彿的武裝的身影。

「白天，敵人監視得太嚴，一動他就打槍打砲，趁着夜間趕築工事，這是高頭的命令，大約不久我們又要出擊了。」營長小聲向我這麼解說。

月亮掛在天上，人走在谷底。忽而高起，忽而底落，忽而蜿蜒，忽而直線，變化多態的山谷，帶着蠱惑的魔性展開在你的前後左右。

我們終於登上了一座山頭。山頭上有紅的火光 憧憧的人影在閃動。我們走近了火光，這便是我們的戰壕。說是戰壕，其實不過是一個山坡下勉強掘成的幾個深不掩身的小溝。士兵同志們在搬弄木頭，燃着的火不是在夜炊，就是爲了做工事的，大約怕火光紅過山頭，所以用一座小草棚子籠罩住它，因爲山頭那邊就是敵人的陣地了。

他們，這羣立在最前線上的弟兄們，四月天穿着老厚的棉軍裝，立在太陽下，立在星光下，立在風裏雨裏，連天連夜，出擊敵人，也防備敵人來襲擊，展在眼前的是永不變樣的青山和染在上面的血，聽到的是不絕於耳的槍聲炮聲，他們有戰鬥的鐵的身子，有戰鬥的鐵的意志，他們的宇宙是封鎖在血的戰鬥裏。我們這一大群陌生人，從外面的世界闖進來，無怪乎做工的都放下了工作圍攏來用親切喜悅的臉子向着我們，蹲在戰壕裏的弟兄半

截身子露在上面，也朝我們轉過了半個臉。

『山坡下邊，就是敵人的，他們吱吱的唱戲匣子，吹口琴，也有女人浪聲浪氣的，他們是來取樂，不是來打仗。』一個弟兄報告了這一些新鮮的材料，含着笑，這笑顯然就是諷刺。

『每天夜裏，我們派一部分人去摸營，走近了警戒線還不見人，一隻狗子汪汪亂叫，我們開了槍，才聽敵人一面還槍，一面逃跑，哈哈，鬼子胆小得像一隻老鼠，用狗子放起步哨來了。』又是一個新的諷刺。

『敵人黑白亂打炮，不能叫他看見一個人影子，我們是消耗戰，看他的子彈有多少！高頭有命令，任他打，沒有命令不準回槍，回槍是要打屁股的。可是有時弟兄們真忍不住，在他們歌唱時，聚飲時，穿着白襯衣走來走去時，不客氣的給他幾排子彈。弟兄們都說：『只要出這口氣，情願挨屁股。』一位機關槍連的連長，話頭也像一挺機關槍，純粹的廣西音，掃射得我的耳朵有點吃不消。』

『最近我們的飛機轟炸浙河了，在這裡聽到咚咚的響。』咚咚響的是敵人用炸藥在開山

築路，我們的弟兄却把它做成這樣消息，而且把轟炸的地名也說得那麼確切。

我們開始離開這第二連的防地，沿着山坡向西走，心裡沒有一點別的念頭，除了戰鬥。我想，就是一個懦夫，一個自私的人，立在這山頭上，立在這羣弟兄中間，他會變成非常單純，勇敢。敵人就在二百米內，沒有別的，把它消滅！不然，他就要消滅我們。

一大隊人走在山坡上，脚步放得很輕，武器提在手裡。天上的星更稀了些，月却更白了。唔唔，鷄叫了，呱呱，驢子也叫了，同時歌吹之聲也藉着微風從山頭那邊的世界吹送到我們的耳邊來。戰地月色下，敵人在行樂了，我們的×團長却曾告訴我說：『今夜聯想派一連弟兄去游擊敵人。』

第二連防地的山頭同第一連的緊密的連結着，就如同第一連的弟兄同第二連的弟兄緊密的連接着一樣。我們剛進到另一個山頭時，半空中突現一團刺眼的光亮，像墜下來的月亮，只一閃，就消失了。接着頭頂上飛過了颼颼的槍彈。敵人在放照明彈了。

我跑到警戒線上的一个散兵壕裏去，立在那位弟兄的背後，看「王家大舖」的牆在眼前畫一個黑圈，山脚下敵人佔據着的那個村子，也送給一個影子。我屏息的左右探看，

我們的這位立在鬪爭最前列崗位上的戰士，眼向前方直瞪着，雙手拿着槍，刺刀上跳動着月光，戴着鋼盔，列着架勢，像不可侵犯的一尊天神。

『這些警戒線上的弟兄，一天只能吃一頓飯，白天動不得，到夜晚才能換班。』他們的連長向我說。

『但是，他們的精神却非常壯旺。』我回答的話只這一句。不過，我心下却這麼想：『在這些弟兄的感覺上，有些什麼比挨餓還難耐，有些什麼比飯更能使他們健壯……』

就在這火線底下，一座大院落，瓦鱗錯亂的潛月光裡，空洞得有點可怕。先聽見一聲聲悲慘的呻吟，我們走進大門去，黑影像一個魔鬼倒在地下，身上點着一個個白圈子，這是從屋頂上炮彈洞裏漏下來的月光。又聽見臭味，我們走進了西廂，黑得不敢探步，擦灼了一根火柴，呻吟，臭氣，從一張床上發出來，見不到人，只見到一床棉絮蓋在床上，嚴密的。

『這個老百姓很可憐，他不肯離開家，幫我們做一點事，也吃我們一點飯，叫炮彈打傷了，而且很重，已經好幾天滴水不入，恐怕過不去今夜了。他還有一個弟弟同時打傷的』

，已經死了。」聽了連長的話，人人的心都沉重得像壓上一塊石頭。

踏着月色走在歸途上，敵人又打照例的夜炮了。聽到炮，想起了剛才第一連的一位弟兄告訴我的「炮的故事」，同時，他說話時那副活潑的神態，活現在我的眼前。

「打炮，打炮，他媽的，打！真叫人忍不下去，弟兄們合起來，向高頭請炮彈，發給了三顆。敵人正在草地上密集着，第一炮打過去，距離太遠了，他們不動，接着又是一炮，×他媽，還是沒打準，第三個炮彈打在人縫裏，倒的倒，跑的跑，像一羣鬼子，哈哈：……」。

回到營寨時已經快到午夜了。有點疲乏，緊張過後的疲乏。

「高頭有命令，叫我們稍稍移動，請先準備一下，說不定大戰就在今夜開始呢。」聽了副師長的話，心立刻又拉緊起來，依着小被包把耳朵側起來。

「打槍打炮的機會到了，火線上的弟兄們該多麼痛快！」我心下這麼想着。

廿八年七月十二日

于河口

隨棗行

清明節的第二天，在警報聲裏，逃脫似的我們踏上了一隻小木船。風很小，晴空裏掛着一輪朝陽。船開了，心從鬱結裏解脫出來，胸懷像天空一樣的爽朗。因為是順流，大家的情緒又好，很快的駛到了張家灣。江面上的小船像一片片樹葉，在等候着軍事上的應用。我們坐在一家小茶棚裏歇腳，飛機嗡嗡的到了頭頂上，茶館的主人帶譏諷的說：『鬼子好比是一條瘋狗，在前方挨了鐵棒，才東咬一口西咬一口』。說話的時間並不帶一點畏懼的神色。

我們走在直通隨縣的公路上，脚步放得很快，誰也願意爭着走在前面，不一回，汗珠在背上爬得人發痒，郊原裏老百姓在忙着春耕，景色是這樣美，這樣靜，就像沒有戰爭一樣。再向前走不遠便可以看到南橫北斜的一道道新做的工事，翻起來的土還是濕潤的。成羣結隊的老百姓，拿着鋤，拿着鏟，拿着掘在掘在挖。當中還夾雜着幾個女孩子，四五十歲的老太婆，她們担着竹筐運土，額角上流着汗珠。

第一天我們停宿在雙溝，距襄樊六十里路的一個鎮市。在深夜裏，四千多游擊隊也開到了。他們是才從信陽前綫上下來的。隊長是一位朋友，可惜我沒有會到他。他們都是息縣的老百姓，家鄉淪陷了，他們不甘心做順民，便做了游擊隊，不是親友便是鄰居，父子在一道的也有不少。他們各人帶着自己的槍支，有的親友不能一道出來，都把槍交給他們做了送別的禮物。所以，他們的槍比人還多些。壯丁，青年，孩子，一個人一身灰色軍裝，小小白布的臂章上寫一個「武」字。是的，他們是為祖國為家鄉而戰的英武戰士！

第二天，旭日照着我們走在前進的途中。遠處一片黃，黃得耀眼，是菜花。桃花像春風裡的處女，一見人便把臉紅了。去年，同樣的時日我曾在「台兒莊」看過用炮火奪回來的戰地桃花，這回，隨縣前綫我們正在向敵人出擊，我想渡過沂河還可以看到桃花血一樣紅。溪水在沒人處淙淙的流着，浮起一片幽香，梨花落在水面上。眼前的春光這樣可愛，更叫人增強了對敵人的仇恨。

帶跑帶跳的我們向前進，勇氣鼓盪在心裏，使人記不起疲倦。在離襄陽不遠的大路旁，困坐着一家難民，家鄉給鬼子佔了，爲了尋求一個沒有戰爭的地方，他們從中原跳到這

裏。已經幾天沒有吃到一點東西了，筐子裏睡着的一個嬰兒，他們逢人便哀求把他抱去。

「逃到那裏去呢？才來到這裏，這裏城裏城外的村子炸的不得了，自己還顧不得自己，誰還有飯給討飯的人呢！」一位老年人悽然的苦訴自己的命運。不倒敵入，中國人的命運是一樣的，眼前就是一個好的證人。

到達齊集時，太陽還老高。齊集是距崑陽二十里地的一個小鎮市，一共不過六十戶人家。不過，從六十戶人家當中至少可以找出五十幾盞鴉片煙燈來。人，又憐又懶，寧願把時間消磨在看牌紙上，不肯在生活中多出點刀氣。麥苗矮黃得可憐，周圍的樹木也很少。隊伍到得太多，米價漲到兩塊一角，濕柴一毛錢只能買到十斤。他們生活的苦況可以不必問了。

因為現在各綫一齊向敵人出擊，所以許多負傷的弟兄從火線上輾轉運送到這裏來。換藥，停休不久，便送到後方醫院裏去。收容所是借用的民房，一共有三個。屋子裏很潔淨，底下有稻草，一個人一件被子。飯吃得也還舒服，米飯，另外有點菜，在特別情形之下還可以吃點麵條。這些負傷戰士，有的是從隨縣正面下來的，也有的是攻應山信陽掛了

彩的。我們幾次去慰問他們，情緒都很好，談到火綫上作戰的情況時，個個都是眉飛色舞，像在講一個動人的故事。從他們口中得到了許多珍貴的材料。例如敵人的迷信，胆怯，厭戰。並且贈給了我們一些神符，偽鈔，作爲紀念。

收容所裏的主任是一位忠實和藹的青年人，他一點也無愧於自己的責任。每天東跑跑西看看，把心放在傷兵身上，掛彩的弟兄們，都對他很親熱，他簡直是一位慈母。

王主任向我們訴說了許多難處，這些難處不是他個人的，可以說是一般的。抬架兵只有幾十個，每天不住腳的跑，一月薪金只有八元。飯錢一月就得去七塊，剩下的連鞋錢都不够了。我們問他老百姓爲什麼不幫忙，公路上不是插着『義務担架隊』的木牌子嗎？

他笑了。接着解釋道：『這是幾個月以前××派來的×特派員豎的，他對這事情倒很熱心，後來他走了，把責任交給了保長。用時時請保長去派，不是不來，來，要三十架，也許能來三架，來了，不是要求要飯錢，便是說肚子餓得實在担不動。這都是實情，你說怎麼辦呢？』王主任歎了一口氣，我們也覺得這實在是在問題。一方面由於民衆生活的困苦，同時也得說是政治工作的不夠。恐怕我們不相信似的，王主任向們說：『不信我立刻

給保長去個公函試試看？」

談到傷兵問題，王主任把一些實際上困難的情形告訴了我們。傷兵每天支兩毛口糧，米價這樣高，他們吃得又多，而且還得多多少少弄點菜，如何能夠？不是從重傷的弟兄們的咀上補過來一點，那就簡直沒法維持，他說這情形已向上峯請不過幾次，可是都沒有得到解決。

要民衆起來參加抗戰，必須注意到他們的生活。對於爲民族爭解放而負傷的弟兄更當給他生活上以安適，我們置身後方的同胞應當幫助政府完成這任務。

沒有太陽，時針告訴我們已經是午後三點。我們出發了，向着棗陽出發。雨，起先還是星星點點的，漸漸的成了絲，成了線，身上的衣服沉得幾乎馱不動，脚步在薄泥湯裏東滑西倒，身子一晃一晃的失却了重心。三三五五的老百姓冒着雨從郊外向城裏走，有的背上馱着孩子，有的手裏提一包衣物，好天他們躲得遠遠的，在黃昏的雨裏他們才回到被敵人的炸彈打得爛稀的城圈子裏來。

棗陽城裏的市容是很繁榮的，半年以前我曾在這裏住過一夜，那正是大別山我們轉進

的時候。今天，街上冷冷清清的，整齊的瓦房，倒的倒，幸而留存下來的大門也在緊緊的關閉着，只有一些小商店，小販子，還在點綴着這街市不叫它變成一座死城。敵人雖然到處狂轟亂炸，但是已經半年過去了，我還能再經過這裏到浙河前綫去，乘着勝利的出擊的時候。

天黑下了，護城河上起一片白霧，淙淙的向東流去。沒有燈火，沒有星月，我們在雨夜裏摸索着走。當我們到目的地時已經淋得像一隻水鷄了。

幾翻的躊躇，終於帶着一身泥水闖進了××集團軍的總司令部。×總司令不在這裏，×參謀長代理他的職務。穿一件黃色的鹿皮上衣，綠布褲，神態顯得非常英秀。大家圍住一張方桌，當中亮着一支洋燭。

三間小茅房，一架電話機，幾張地圖，他日夜在流心血，計劃怎樣去打擊敵人。這三間小房像一個世外桃源，對於外來的我們顯然的他感到了新鮮。『活活把人悶死，報紙也看不到，波蘭的情形怎麼樣？廣播上說的汪平×協定，到底是搗的什麼鬼？』雖然關在屋子裏，他的心在關懷的國家的一切，關懷着國際上的變動。

話題馬上轉到前方的戰況上去。他說敵人企圖在這裏蠢動，但我們在這方面正在出擊，已經收復了好些地方，而且旁出的隊伍已迫近信陽和應山了。據他估計敵人在這方面的兵力不過兩個師團，我們却有他幾倍的兵力。

打過南口，打過台兒莊，一直到現在他們沒得到一個休息的時間。現在他們補充的新兵有×個師，正在加緊訓練，下着雨也要出操，打靶。

「在抗戰的初期，敵人的氣餒萬丈，我們的士兵也以爲敵人的飛機，大炮，坦克車不得了。現在是無所謂了，士兵全都打慣了，飛機大炮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打就打，三年就三年，五年就五年。」

×參謀長拐肘靠椅背，神色盎然的說。前幾天敵機轟炸棗陽近郊的鄉村，他住的房子叫炸彈打碎了。「打碎了，再換一個地方，這算了什麼」。他的話使我想到了敵人的炮火和炸彈把每個中國人都鍊成鋼鐵的了。

第二日，雨止天晴，活生生的青麥帶着小水點，在陽光下像一串串的珍珠。大野裏傳遍了悲壯的歌聲，機槍清脆的陣陣響起，這是我們的新的戰士在作野戰練習。我們踏着雨

後的小徑到另一個小村子裏去拜望×軍長。村子周圍蜿蜒着一條深溝，溝底下流水，岸上紛披着新翠的柳條。

×軍長用笑容把我們引進了他的住室裏去。胖圓臉上加一副多邊的淡黃眼鏡，忠厚裏透着幹練。『台兒莊』戰役，以運動戰立下了功勳，同時他又是一位練兵的名手。以前他曾練過無數的軍隊，一師一師的送給了別人。現在他正在補充訓練新兵，爲了加強士兵的認識，在隊伍裏建立起小組討論會。『士兵同官長的薪金太懸殊也多多少少影響了作戰的力量。』這個意見我覺得很是寶貴。每到一個地方，先救濟貧困，賑恤出征軍人家屬，辦民衆訓練班，叫士兵替老百姓耕種收割，先取得了民衆的信仰，然後進一步組織担架隊，救護隊，老百姓自然會樂爲了。

『敵兵怎能不厭戰呢，離鄉背井替軍閥打仗，大而說帥出無名，小而說既不能發財又不能昇官。（敵少尉以上軍官必須軍校畢業的充任）打的還有個什麼勁呢？』

最後我們又談話到征兵問題上來了。他說現在用繩子細米還是要瞰空跳牆的緣故當然是由於政治還沒有在民衆身上起作用，同時也是『不公平』『不平等』的關係才有這樣一個結

果。』話又說回來了，假若一切早就合理的話，國難不至發生；假設現在一切都合理的話，國難不至這樣嚴重。』說着他笑了，我們也都笑了。

『「台兒莊」的光榮，X軍長應該分很大的一份。』

『「台兒莊」一戰外邊講的那麼響，身當其事的我們，倒覺得沒有什麼，希望將來大家努力，造成北「台兒莊」更光榮的戰績。』

『夠得上是一位有政治頭腦的革命軍人！』我們走出了這位中原名將的門口時人人心中下這麼想。

走出棗陽才望見一個個山從東方聳起。地勢也一步高一步，翻過一個紅色的土嶺又是一個黃色的土嶺。腳漸漸的感到了吃力。水田裏生着麥苗，蛙聲一路子聽不斷，三兩家人家圍在綠樹紅花中間，門前汪汪的一塘春水。眼前的景色像南方也像北方。

在隨陽店過了一夜。在這裏已充分的表現出戰地的景象了。傷兵從火綫上一抬抬穿過街心向後方運行，乞丐，病兵把破廟，街頭填得滿滿的。

過了隨陽店第一個大鎮市就是唐縣鎮。鎮前橫着一條潺潺的流水，又清又淺，兩岸的

柳樹把柔條垂在水面上。河邊洗衣的搗衣聲，響出一片清韻。剛剛走到河邊，飛機來了，有的亂跑，有的幹什麼還在幹什麼。喊破嗓子，他們也不會聽你的話，沒有遭受過轟炸的老百姓總是這樣無知和大胆，等到親眼經見過以後他們又會作過分驚惶了。

夜裏宿在淨明舖，這破爛小鎮市距火綫不過六十里路，差不多每天可以聽到炮聲，但是老百姓都生活得很安靜。照例兩天一個『集』，照常做着買賣。問他們爲什麼沉着，他們回答得很好：『廣西軍××師住在這裏，公買公賣，愛護我們，幫助我們，逃什麼，前幾個月我們也曾逃過，可是回來一看，家裏的東西全淨光了。現在，鬼子到不了我們這裏來，我們前方打得很好呢』。

越往前方來，老百姓越是安定，因爲他們已估透了敵人的力量，而對於我們抗戰的軍隊堅決的相信。

廿八年四月于厲山。

十六歲的游擊隊員

叫做臨時傷兵收容所的，是兩間茅草屋，矮小的坐落在串貫着全村的一條大路的左手，路上的行人可以清楚的看到屋子裏的情形。當我一步跨進這屋子赤裸的小門時，對於受傷的弟兄們是一個驚擾。屋子裏的人並不多，只有七八位。輕傷的，看了我硬掙扎着往上起：重傷的，創痛使他們不能管顧得這多了。

一位年輕的小孩子，牽去了我的注意力，我的眼睛。稱他「小孩子」一點也沒有別的意思，拿他同別的弟兄比一下，在年齡上至少有十五歲以上的差別。還有，他的服裝，他的神情，同運病房的空氣一點也不調諧。他身子向下躺着，兩隻拐肘支着地，頭向上昂起，身子一鼓一動的像一隻青蛙。臉上的顏色像春風裏的桃花，叫身上天藍色的布衫映得更鮮明。一頂黑色的瓜皮帽，把額角吞去了一半，帽子上却沒有結子。

我簡直納悶不開了。這樣一個孩子正好到春風的郊野裏去蹦蹦跳跳，把他關在這屋子裏是爲了什麼？

納悶打開了我的口。

「你這位小朋友是幹什麼的？」

「當兵的！」說着把眼睛向我睜了幾睜，說是活潑倒不如說是頑皮。

「在那個軍隊裏？」

「補充第×團」，語像一條春溪，清脆又流暢。

「那麼你的軍裝呢？」

「軍裝，唔，軍裝沒有……」一種羞愧的神色在他臉上一晃，他的眼光跌在地上，身子動了一動。

「軍隊那能沒有軍裝呢？」我想同他開一個玩笑。

「不穿軍裝也一樣打日本呵」。

「你這小鬼掉這多花頭；就說是游擊隊員不完了嗎？」坐在一條長凳子上的兄弟一句話把我的悶結子解開了。他的眼睛紅腫着，不斷的流淚，敵人的催淚彈把他害得這樣子。

聽過這一句介紹話之後，對於這個孩子除了喜歡，在心上又添上了一點敬意。

他臉前放着一雙粗布鞋，還很新。「這鞋是誰給你做的」？我問他。「我嗎，他很爽快的回答了。」

在他說話的時候，我的眼睛盯在他臉上，從神色上一點，也看不到他思鄉的情緒。

「你家裏都是有些什麼人？」

「有爹有媽有兩個哥哥。」

「家裏有消息嗎？」

「我才從家裏出來沒好久，大哥叫鬼子抽去當壯丁去了。爹媽買了「良民證」還在屋裏，他媽的，誰能吃下去鬼子的那口氣，把「良民證」一撕我加入了游擊隊。」

「游擊隊改編成補充第×團，團長看他年紀小，要他做勤務，他不幹，非常兵不成，真是一個搗蛋孩子」。那位紅眼兄弟逗他似的故意向我洩他的底細。

「我爲什麼當勤務？當勤務不能上火綫」。他也來了一句反攻。

「你這麼小，上火綫不害怕嗎？」

『小，十六歲還小，你說怕，怕什麼，怕什麼，打鬼子也誰不怕。我不是在「郝家大店」奪一個山頭腿上受了傷，死也不能下來呀！』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非常勇敢，彷彿要顯出問話人的卑鄙。

他又告訴我前線上我們打得很順利，游擊隊已經迫近應山了，他想信不久就可打回老家去。

『先生，你是往那裏去的？』他反過來問我。

『隨縣』。

『我跟你去好不好？』他眼睛裏放出了一線希望。

『等你傷好了再去吧』。我的心被一縷悲壯的情緒糾纏着，幾乎想掉眼淚，當我看到他聽罷我的話後那副失望的神色時。

『小弟弟好好休養，祝你快快健康起來』我向他告辭。他用眼睛送我，身子又在一鼓一動，可是臉上的神情已經有些不同了。（四月十五日，在隨縣淨明鋪）

在隨縣前方

當我們未來前方之前，以爲接近前線的地方一定是一團恐怖，一團混亂，甚至飲食也會成爲問題。真正到了前方來以後，覺得以前的想法有點可笑。在距火線不過三四十里的這個地方，在敵機威脅和轟炸之下，在隆隆的大砲聲裏，人民生活的秩序一點也沒有破壞。農民牽着老牛在坡下春耕，商人照舊做他的生意，野外花紅柳綠，春光溶溶。就是在距離敵人一百米達的線火上，老百姓也是該幹什麼還幹什麼。他們也幫助軍隊工作，吃着士兵剩餘的飯食。他們不是沒有逃過，在以先也曾經逃過了。但是，土匪的劫掠，生沽的困苦，家庭的牽掛，使他們覺悟到逃跑自殺。同時，鬼子的利害並不和他們想像的那樣，我們軍隊的紀律和作戰的英勇，使他們心間生出了自信的力量。

不過，萬一他們的家鄉不幸淪陷了，他們是要出走的，至少是壯丁們。因爲敵人在馬坪一帶已經開始回「保」裏要二十名壯丁，要了去調到別處訓練，然後用到另一個戰場上去打我們中國人。這消息他們全知道。如果到前方來，你抓住每個壯丁問他：「日本鬼子

來了，你怎麼辦？」

「怎麼辦！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逃呀。」他準會給你這樣一個回答。

這方面的主力是廣西軍，川軍也有一部分。他們轉戰各地已經很久了，從廣濟下來便調到這邊來。他們固守在戰壕裏已經不耐煩，人人急得頭上冒火，希望向敵人進攻。他們希望的一天到了，現在各線一律出擊，隨縣正面還在隔河對峙着，左翼方面我們已渡過浙河追出百餘里，應山已在四面包圍之中了。我們的老兵死亡的有一部份，剩下來的，一個可以當好幾個用。他們有勇氣，有戰鬥給他們的經驗，立在戰壕裏，可以聽到敵人的談話。「廣西弟兄們不要打呀。」這是敵人向我們軍隊宣傳的一個熟語。我們朝鮮義勇隊的同志，也會立在百米以內裝做覺悟了的俘虜向敵兵高呼反日反軍閥的口號。

廣西弟兄不好講話，只會實幹。臥在地上，眼瞅着敵人跑過來，動也不動一動，早晚快要近身的時候，突然投給他一顆手榴彈。

我們指揮作戰的長官們都存着和土地共存亡的決心。旅長夜不解帶的同志兵一道躺在戰壕裏，他對弟兄這樣起誓：「要是我們的防地有一寸失守，我先槍斃兵，再槍斃官長，

然後我再打死自己。一當我們在訪見負着左翼指揮責任的××軍長時，他也這樣表示「敵人的這第三師團，不是他打我，就是他被我打完」。我們問他近來敵我死亡的比率數，我們三個是不是能抵他一個。「笑話，笑話，那是以前，現在我們死一個，他就得兩個死。」他笑着回答我們。理由是這樣：前些日子是他向我們不時攻擊，所以死亡大，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幼不堪的新兵。

我們的兄弟不怕飛機，實際上敵我相距太近，飛機也失了效用；不怕大砲，因為一千砲也不準打死一個人，況且由每日一千多砲，減到五六百砲，現在他大砲的火力同他的威力一樣更減弱了。可怕的是他的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防護砲，同時把戰場附近的公路全破壞個乾淨，使得它無能為力。最近，敵人無賴的用起毒氣來了。觀關帝一役，下來了許多中毒的弟兄，我會親眼見過被催淚彈傷害了的一個士兵的流淚不止的紅眼睛。我們近來的傷兵有許多是刀傷的，在烟幕彈，窒息彈的迷亂和毒害之下，敵人用起大刀來。作一個對照，我們看一看敵軍的卑怯和迷信。敵人不是拿真理，正義，或者是軍紀來維持他的軍隊，代替了這些的是迷信，然而「迷信」這法寶，已經得到相反的結果，使他們的軍心動

搖，士氣頹喪。他們的士兵懷着符咒，懷着一寸長的小木棺作戰，祈禱上天保佑，祈禱木棺裏的一條小木棒代替他死。他們害怕中國會勝利，因為中國新的國都是「重慶」，日本將會滅亡，因為昭和的「昭」字是「日」在口之下。

談到民衆組織，應當首先提起來的是「農民抗日會」。這是××軍政治部組織成功的，截止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個會員了。有一部分組成了担架隊，上午受着各種翻練，下午實際去工作，一列一列的傷兵都是在他們的肩膀上從火線上運到後方去。他們大部份是佃農，種着地主的田，除了把半數的收成作為租粒外，還得拿出一筆「押櫃金」來。他們終年流汗，都得不到一個溫飽。此外，還得替地主作勞役，簡直是一個奴隸。在下手組織之先先問他們的疾苦，答應給他們生活上一點改善。他們提出了四點要求：第一，不再增加「押櫃金」，第二，免除勞役，第三，遲還尾欠糶，第四，取消「菜單」和年禮。（穀熟時，佃主到坡下看收成，便開一張價在十元左右的「菜單」叫他的佃戶預備）政治部召集了佃主大會，把這四點提出來，用許多理由，許多唇舌把他們說服了，「農民抗日會」便很快的成立了，現在正在順利的發展中。

在隨縣組織最大，人數最多的是「黃學會」。會員農民佔大多數，各階層的份子都有，總領導人叫王川。吃齋，念咒，供奉「菩薩」。有「乾堂」，有「坤堂」，一個人一把木柄大刀，一條大黃帶子。初入會時，先到「老師」那裏去受七七四十九天的訓練，學成了才「出師」。

會員每個人每月納幾毛作香錢。他們時常操練，集合起成千成百的會員在一場子裏，老師口中忽忽作出一種奇特的聲音，羣衆們便應聲閉起眼睛，打拳玩刀，據說，雖然看不見，但是不會彼此衝撞。

我會訪問過一個男會員一女會員，除了崇拜老師和一些迷信的神話以外，得不到什麼東西。他們組織這樣一個集團的原因，還是爲了自身的生活。保甲長魚肉他們，土匪使他們不得安生，此外一部份游擊隊也給了他們一某種程度的不利。所以在反保甲長，反土匪，反游擊隊的共同要求之下，他們成立了這樣一個組織。反保甲長，變成了反法令，徵工徵夫的命令有時也可以置之不理。他們不打日本嗎？打，但是得在某種條件之下。「份子太複雜，利用不好危險性很大。」×軍長曾經這樣向我們說過。「農民抗日會」裏也有一黃

學會」的會員，那是這樣一個條件之下允許他加入的：當「抗日會」同「黃學會」在主張和行動上有了分歧時，他得服從「抗日會」的一切。

這方面的政治工作，在×××軍政治部的努力之下，漸漸的開展起來。當我們來看他們的時候，一位女同志正在教歌，一大羣小孩子包圍着她。另一位同志提一籃子油條在向孩子們分發，他一手捏着油條，一面向他們講油條的故事。「油條也叫油炸鬼，你們看它是兩股，這一股是漢奸，那一股是漢奸的老婆。你們吃了油條，不要忘了殺鬼子，捉漢奸。」孩子們拍手大笑。

他們出版了一份油印的「陣中日報」，有國內外新聞，抗戰消息，編印得很不壞，由軍部發到師部團部營部。訓練民衆的工作，已從「農民抗日會」下手，不過因為只有七個工作人員，感到人力的不修。

軍隊裏的高級長官們，都把政治看得比軍事還重。有些隊伍裏已經建立了小組討論會，士兵們在戰壕裏談論着國際問題：和平陣線和侵略戰線。他們認識得很清楚，因而戰鬥力量一天一天在加強。

這裏的救亡團體只有一個「青年工作團」和一個「婦女救國會」，目下因轟炸關係工作均無形停止。前方的士兵需要教育，前方的民衆急得喚起，希望救亡團體能跑到戰地上來開拓這一片文化荒地。

廿八年四月于廬山

山村之夜

在外面的世界裏，這時候太陽該還有一竿高，但在這羣山擠小了的天地裏，西邊的峯頭上只能望見一片片的落輝。

說是山村，實在有點勉強，公路左手幾家茅店在點綴着遠山近山，湊足一副合諧的畫面。山村是靜寂的，山裏的黃昏是靜寂的。

北邊的幾處茅舍和我們投宿的這一家遙相映照，像一雙手臂在爲旅子指示着方向，土門前插一支大旗，當中劃一個紅的十字。受傷的，害病的弟兄們躺在地上，担架在一邊平放的，像在喘息，幾個醫官的雪白衣裳叫黃昏烘托得有點炫目。

三間屋貫通着，半截土牆把東邊六尺見方的土地劃作另一個世界。一扇門板支在西北角裏，算是我的舖位，車夫睡在地下。

黃昏把四圍的青山從臉前抹去了。蝙蝠在頭頂穿梭，秋虫在漫草間唧唧。

「呵嗨，呵嗨」肩上的重負擠壓出來的聲音。同時，扁担也在肩頭吱吱的叫。

十幾個担菸葉的苦力，像一羣歸林的鳥迎着黃昏投奔到家庭店來，菸葉的包子像老牛腰那麼粗，一個一個的豎立在當門的地上，人躺在土地下像拖了一天犁巴的老牛在喘息，流汗。

「這樣的日子幾時才到頭呵。」

一個人這樣自語着。話音都是疲乏的。

「我們都是牛馬轉世呵，……一天壓個半死，不過是掙個『肚裏』。唉……」

語音播散在夜裏，夜在抖顛了。

大個的蚊虫在吸他們的血，悶熱在逼他們的汗，他們的鼻孔裡交響着鼾聲。

一陣怪叫聲把我從夢中拉醒，擺在我臉前的却是另一個更可怕的夢。心突突的要跳出

胸外。

「他媽的，敢跑！走！走！」

像一隻猛虎在向着一羣綿羊作捕捉前的怒吼。

然而立在我面前黑影裏的明明是一個個結實的大漢子，他們有很寬的肩膀，有銅鐵的筋肋，有一張發着紅光的臉，這在一盞小油燈下，我會清楚的認識過。

「跑！看誰敢給我動一下！混蛋，你們難道不是中國人嗎？」又是一個人的聲音。

「你覺得我們是幹什麼的？他媽的，走，通通跟我走。」

我手中的電筒一亮，驚奇的，帶着怯懦和痛恨的一注一注的眼光向我射過來，我也叫眼光逐着電光打了一個圈子，什麼都很清楚，剛才作獅子吼的那三個人，他們的灰布軍裝把我的疑慮是消除了，但是恐怖並沒有離開我。

這三個軍人手裏並沒有槍，這十幾個大漢子一個人身邊有一條粗「扁担」，彼此互視着，像在用眼睛說着話。

一個三十多歲的長漢子，躲在我後的黑影裏，像小孩子捉迷藏，自己用手掩住眼睛

便以爲別人看不見了。

黑暗中一陣脚步声，他們都走了，我的心從恐怖的包圍中衝了出來。

遠處响起了犬吠聲。

我重新倒下，合着眼，眼皮被眼球衝得亂動，耳朵是側立着。

在探聽什麼似的，一串輕微的脚步聲，從房裏響到門外，從門外又响進房內，最後消滅在東邊的那一個天地裏去。叻叻噠噠的私語聲接着響起來。語音是那樣模糊，屏着氣息，把注意力全個兒聚結在耳朵上，間或聽得破碎的一言半語來。

事情我全明白。東邊還有幾個人，走裏走外的是老闊娘子。他們在懷疑我。是的，我真是一個嫌疑犯。

我開始了強烈的心跳。兒時聽過下賊店故事後那一種恐怖，在心上活現出來，腦子裏立刻畫出來一個場面，一幕慘劇。

再也躺不住了。先騾嗽幾聲自壯一下，穿好戎裝，亮了電筒走到當門裏去。我知道，聽到了我的聲息後那位女老闆故作無事的坐在當門的地上了。

『你們受驚了。』

有意要好的話，有時會造成相反的效果。顯然她對我的話和對我的人一樣表示着懷疑。待理不理的，不一回，一轉身又走進了裏邊去。

犬吠聲又起了，起在跟前。

天亮了。太陽從東邊的石頭上生出來。我醒了一場惡夢。北邊土店門口那一面紅十字大旗不見了，二十幾個菸包子靜靜的豎立在地上。

廿七年九月廿日燈下于宋埠

從敵人的後方來

『唔，你簡直成了十足的一個商人！』

一位在中學裏幹訓育的朋友，新從敵人的後方——澧縣，逃來武漢，我去看他，眼一觸到白竹布便衣幾乎裝不下的身子和肥白的一張大臉，我驚喜的握緊了他有肉的手，從口中衝出了這樣的一句。

「對，我就是一個商人」。笑，裂开了他的嘴唇。

「不信，你可以到青島××旅行社的簿子上去查看，在職業項下，明明寫着一個「商」字。」

「寫學界不行嗎？」

「任寫什麼都隨便你，然而那麻煩可就多了。他這樣審，那樣問，幾乎連幾輩祖宗的生死年月都要你背出來。有一點使他認為可疑的地方，管許你買不上船票，甚至被傳了去。裝做商人就方便多了，我的樣子就是個好的證據。」說着，他用右手拍一拍他的便便大腹。

「盤查的都是些日本兵嗎？」

他把嘴一撇，搖了兩下頭，「全是中國警察。」

「他媽的！」我狠狠的罵了一句。

盤查客人的是中國警察，監視中國警察的却是瞪着大眼睛，持着刀光冷亮的長槍立在一旁的日本獸兵。你不要罵中國警察，他們的心比我們還苦！他們不能扎上翅子飛到祖國

的懷抱裏來，爲了生活，含垢忍痛的在敵人的凌辱下。在「日兵的叱咤」之下，他們裝出威惡的樣子向着客人「檢查，檢查」的亂喊，有時還用槍把子搗你，來勢很猛，然而落在身上却並不痛；當日兵背過臉去時，他們便用眼色，手勢，叫你趕緊打好衣包走開。」

「一有機會，他們一定會報效祖國的。」

作爲一個鐵的保證，我的朋友這樣說了。

「在敵人的後方，沒有被剝削瘦了，反而肥了，這真奇怪！」我仰着頭，雙眼盯在他的臉上，好似在估計他的肉比以前增加了多少分兩，

「一點也不奇怪；俾在坑頭上，像豬欄裏的豬，一日三餐，還不怕肥嗎？」

「還能終天不出門嗎？」

「就是終天不出門；出門幹什麼？出去一趟帶回一肚子氣來，幾天消不下去。什麼？中日提攜維持東亞和平」呀，什麼「消滅不良分子」呀，紅紅綠綠的標語，到處刺人的眼睛；經過日兵的崗位，老遠就得脫下帽，深深的一鞠躬，有時，疏忽的走了過去，他便用槍向着你，口裏亂喊，不懂他咕嚕些什麼，看神色一定是在怒罵了。你必須趕快回來，含着笑

，恭恭敬敬的補行一個禮，然後再走你的路。如果帶着眼鏡，須得摘下來，不然，他會說你不恭敬，衣服不能穿得太好，式樣更不能太特別；然而也不能太壞，太壞了不稱你的樣子，他又會懷疑你是化裝的游擊隊——不良分子。服裝整飾的下鄉去，游擊隊有把你當做漢奸捕捉的可能，因為他們太恨城裏的紳士們了。你看維持會裏的人物大部分不就是紳士們的化身嗎？他們服侍日本人像服侍祖宗，可謂極盡「先志成意」的孝道了。給養，房舍，……凡日兵所需要的他們都給辦得妥妥當當，甚至把「性」的問題也放心上——重價收攏妓女供給日兵的淫樂，不過，也有少數分子行動和良心在矛盾着的。他給日本人做事情，而心裏却在疚愧。「誰知道我還可以活幾天呢？如果捐棄了我的家財可以洗脫我的污名時，我甘心這樣幹！」一位維持會的會員親口對他的故舊們苦喪着臉子這麼講。要知道，當漢奸不是一件容易事，什麼都可以不在乎，然而自己與生俱來的那一點天良，却無法把它完全泯滅！」

「你們以為漢奸們既「同流」就一定會「合污」吧，完全不對的，他們天天在摩擦徐州陷落後，持維會要召開祝捷提燈大會，而偽保安隊却怕不良分子混入搗亂而不主張開。日本

人反而成了賓客，看這一羣傀儡在演奏鬪爭的醜戲。結果，把雙方的意見折中了一下，開會定在白天。日軍司令部本來叫各家一律懸「五色旗」，結果飄在門前的却是一個個「紅日頭」。「漢奸比日本人還可殺，一般人都深深痛恨着。」

「真可笑，青天白日下開提燈大會，一個個到會的人都是被拉來的，垂着頭，難堪的顏色點在雙頰上。「宣撫隊」的隊員雖大演其講，然而都不能自圓其說，自己說起來也不氣壯。會，平安的開過了，在各方面苦心維持之下沒出了亂子，他們的主子——日本兵，非常高興。」

「你們以為敵人佔據了一個城市，他的力量會立刻觸及各處嗎；完全不對！他只佔有了一個城圈而已，離城十里路的地方，他們少數的人馬便不敢到，一到，管保叫他把命丟在那裏！遍地是游擊隊，可以這麼說，一個男子便是一個游擊隊員，無論老幼。能拿槍的拿槍，拿不起槍來的，長矛，菜刀，都成了殺敵的武器。他們在鄉間到處活動着，膠濟路一天不曉得被破壞多少次，敵人氣極了，便大隊的開往鄉間，放火殺人以洩憤，這樣，更是給老百姓添仇恨。日本兵對於這廣大的民衆隊伍，只有搖頭。」

「山西人壞壞的！山東人也是壞壞的。」吃過游擊隊的苦頭，日兵操着生硬的中國話這樣向接近他們的人說，眉頭縐着，像打了一個結子。」

「滏縣是這樣，別的淪陷區域的情況也不能兩樣。青紗帳一起來，看日本鬼子怎麼應付。他們對於這次對我們侵略戰爭都莫名其妙的及意義之所在，完全是蒙在鼓裏，對於自己的前途都非常悲觀。『早晚我們是這樣，反正回不了家了！』說着，用悲傷的調子，把手比作一把刀放在自己的額子上。『中央軍，厲害！』他們常常這麼贊歎。」

「關於戰事的消息，我們並不是完全隔絕。從播音機中可以聽到中央要人的演講，可以聽到台兒莊勝利的熱烈慶祝的情況。聽了，心裏興奮的要爆炸！各家秘藏着青天白日旗，和一個個青天白日的小徽章，（他們是多麼珍愛着它呵！）都預備我們的軍隊一到，爭先拿出來顯自己的光榮。人民的身子困在敵人的手下，而心却都向着祖國！日本報紙，中國漢奸報紙——天津「庸報」天天登着『皇軍大捷』『華軍不堪一擊』的消息，而一般人却都看它反面的意義，以為中國軍隊快打到山東境地來了。說到金融吧，老百姓只認中交票子；朝鮮銀行的鈔票，老頭票，都不能在鄉下流通。韓復榘時代發省的庫券，老百姓還高興維持

它，雖然打個折扣，從裏可以看出人民心理的傾向了。」

用不到我來發問，這位朋友把肚子裡悶了許久的話一件件報告出來，神色隨着語氣一陣緊一陣鬆的。

『那麼你住在城裏沒有危險嗎？』

『假在坑頭上像死豬一樣，自然不至有多大危險。然而三日一次五天一番的檢查，也夠討厭的了。有時，天還不亮，一條街巷裏排滿了日軍，挨家點驗人口是否和戶口簿上的相符。他問你話你答得有點差錯或者多出了一個人來，那即便倒霉了。唉，你想，深更半夜獸兵入宅，誰能忍受了這樣的侮辱？他媽的！』

『那麼你爲什麼蹲在家裏？』

『所以呀，在家裏再也不願蹲了，才繞了個大圈跑到武漢來。我的老母親起先是不願意我出來的，後來看情勢這樣惡劣，隨便一個理由便可以把一個紙貼在你的門上，從此你的產業便被保管了。老母親担心我的安全，同時看我精神太不痛快，怕鬱悶出病來，才放我走，離家的前夕，我們對着燈光話別。『你到中國地方上痛快痛快去吧，我留在家裏沒

有什麼。」白髮在燈光下閃亮，老淚滾下了嶢嶢的骨峯。現在，我是在自己的國土上站立着了，一想到老母親和寤息在地獄中的同胞們，便不免有點淒然了。」話完了，他把雙手向左右展開，像掙斷了一條精神上的鐵鍊。

廿七年五月于武昌

鄭州在轟炸中

「早些回來，我們再到津浦南線看一看去」。

前方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緊，留在武漢的身子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的不安了。憶起了李司令長官臨別的話，恨不能一翅飛到戰地上去。

十號早晨，附著「行政院戰時務團」的車子離開了武漢，一片青膏的原野，洗滌乾淨了都市給沾染在胸中的塵垢，心，平和的跳動着

車停在鄭州站上。人正蜂擁的爭着下車，作爲見面禮似的，警報來了。東西南北，大家毫無目的亂跑一陣子，理性這時在人心已不復存在，求生的本能支配着這一羣。行李

，沒女孩子似的被丟在站台，樣子十分狼狽。

看一看眼前這一片被炸的旅社樓房，瓦礫下面埋葬着幾百無辜客人的白骨，再看一看車站附近穿了洞的，被震碎了瓦片的房子，對於這一「聞警亂竄」的人們除了同情再沒有什麼了。

財物，隨着解除警報的鐘聲突然填滿了人心，紛紛的忙手亂腳的尋找自己的東西。我們把行囊拉到了第×戰區的政訓處，服務團因為人數多，據有了大禮堂。我在一位朋友的室中暫作了客人。這是一「扶輪中學」的校舍，房子很講究，有綠樹拂映的庭院，東南角上立一座小亭，上面的欄干會給人起着幽閒與舒適。學校遷走了，政訓處填補了進來。

午夜時分，從睡夢中強拉起困頓的身子，三輛洋車拖着服務團的一位先生還有那位友人，我們一同到了車站。停在站上的全是兵車，藉着夜色的掩護向前方開。候車棚中的地上，長橙上，坐着的，躺着的，有形形色色的旅客，疲倦在臉上，在身上，你看他們都依着行囊做起夢來了。我們坐着小箱子說着話。閉一回眼，打一回呵欠，再立起身來沿着站台漫步。時間已過兩點，開車的消息還是個謎。請那位朋友回去，我們到了「聞事處」。

「沒準兒，綠網皮，普通快都停在這裏，可是今夜至少得開走十列兵車再說……」我們絕望的把行李拉到站旁的一家旅館中。囑咐好了茶房隨時看車，便把身子倒在牀上。這是在夜裏，旅館裡還有不少的客人。鬼影似的，太陽一亮，便都不見了。只剩一個空房間，守候着自己的命運。

天還朦朧着，我們重回到政訓處。東去的客車從十一號就沒有開出過一次，我們的癡心不過使我們在去車站的土道上多往返了幾次。

「阻車滯鄭」一個電報拍到了徐州去。

十二號的傍晚，太陽的餘耀在西天上散一片雲霞，我們的飛機，十幾架，牽着無數的眼睛低飛着，在散佈和悅的聲嚮。

這是一個什麼徵候，大家都知道。彼此唧噥着敵機明天一定要來肆虐。因為漢奸的耳朵比我們的更長。晚上，和同室的趙科長兄弟講，明天拉警報時，不能再在屋子裏沈沈氣了。

第二天絕早，玻璃窗上還貼着黑影，勤務兵推門進來報告飛機來了。衣服沒有穿好，

便跑出門來，十幾架敵機，像一羣蜻蜓連着翅膀在頂空亂飛。高射砲響得像連珠。身子剛剛跑到後院西牆的一行樹下，前面炸彈聲便震到了耳邊。捉迷藏似的，眼死盯着飛機的影子在樹葉中穿來穿去。扎扎的聲響，是死神的吼叫，一個個黑東西從一架架機尾上往下落，身子剛移到地洞口時，左右前後隆隆聲響成一個了。碎鐵片雨點般的飛濺，樹皮被剝成一片白色。一般塵土把我擠倒了，呼吸得費老大的力氣。生死の間隔縮短成一線，心是一張潔白的紙。

「快下來」。

誰的一隻手抱住了我的身子。臉向着臉，我們不認識，然而我們親熱的偎依擁抱着像兄弟。機聲遠了，像一羣土鬼，我們爬出了墳墓似的土洞，（它幾乎就成了我們的墳墓）臉前的塵土像漫天的雲霧。頭，昏脹脹的，心停止了跳動似的。

離地洞六尺的土地上，五十磅的炸彈給留下了一個盆口大的窩子。走在前邊，看各室的玻璃窗，大部都震碎了，有一間房子，當頭穿上了一個大洞，到了前院，見不到我的臥室，一堆瓦礫，上面交橫着斷棟殘柱。小亭子也受了創傷，在免強的支撐着自己。

趙科長見了面，緊緊地握着我的手，一時也找不出什麼話來說。他的哥哥同勤務兵，一個人帶着幾處傷痕坐在凳子上喘息。塵霧落在葡萄葉上，落在人身上。人，彼此用惶恐的神色和話頭探訊熟人生死的信息。

一個女同志左手被炸，骨頭斷了，被送到「華美醫院」裡去。

我們開始僱人扒葬埋在瓦礫中了的東西。發掘古墓似的，把成堆磚塊用手蕩平，挖，挖，挖成深深的洞穴，箱子露出了一點頭來。向上一提，它的身子碎成一片片。衣物，牀舖，破破碎碎，真有點不堪入目了。

一羣朋友聚在一間大屋子裏，我把從土底下扒出來的一筒壓扁了的紙烟，分派給每一個人。不會吸的也要勉強來一支，我們叫它「患難煙」。煙絲嫋嫋的向上升，大家默默相對着，好似在夢中。

下午，我們到醫院裏去探望那位傷的女同志。在它前面的一所庭院裡落了兩顆炸彈。牆垣傾倒了，電線零亂在地面上，絆腳絲似的。

「誰說地洞不中用呢，炸彈正落在上面，裡邊的人安然無恙。」一位朋友對着地洞上面

的一個大口這麼說。

「還是炸彈太小的緣故」。

「是呀，如果是一百磅的，那我這條身子便早成了肉醬了。」我從旁插嘴進去了。

華美醫院門口人亂哄哄的像市集，包圍着六七個死屍。有的腦漿塗在地上，有的腸子從破裂的肚皮裡流了出來，還有一個人，身子不知去向了，只剩一雙血淋淋的大腿。

醫院南牆裂破一丈多長的口，天空飄着美國國旗，地上滾着美國國旗，鮮明的顏色不會映不到低空駕駛員的眼中的，然而這裡落下的炸彈却最多。

走到了樓上的病室，那位女同志躺在牀上呻吟，難忍的痛楚，使他的臉色變成灰白，而且，語不成聲了。

「快……快給我打止痛針吧」……

聲音顫動而可憐。

「靜靜的，止痛針不能一連儘打呵。」看護婦這樣告訴着。

「沒有關係，過幾天就會好着，你沒見小孩子跌斷了腿還可以接起來，何況是隻手

呢。」

安慰的話觸落了她掛在眼角的淚珠。其實我們很明白，這隻手不會再是她的了。（幾天以後，便被割去了。）

銅刀下的老牛哀鳴般的，驚心刺耳的警笛又響了。人羣像決了堤的水浪，無定向的亂淌。汽車不知載着什麼人，一輛一輛的向野外疾駛。一座大城，幾分鐘以內，變成了空心的了。滿坡裡是人，麥田，樹下，寄托着無數的生命，大堤兩邊的地洞裡，填塞着男男女女，像神龕中羅列的佛像。有的人，躬着腰從這裡跑到那裡，沒有一個地方使他心安的把身子寄下。

這樣，一直到黃昏，城市才復活起來。

明月一輪，清光如水，多麼幽靜的夜色呵。然而，人們却都望着月亮發愁，困得要死，也不敢叫身子去沾一下牀舖。

「烏雲把夜來漆黑吧」。人人這麼期望着。

天還黑通通的，成羣結隊的人便開始向城外移動。帶着食物，挾着毯子，預備在鄉下

打發這白晝。

賣各樣食品的小販供給着不同的胃口，城市的繁榮移到了原野來。附近的村落每個住家的庭院裡，都是擁擠着一羣不速之客。主人之于他們，他們彼此之間，不是因爲這種機緣，一世也許不會碰在一道的。

我們寄身在一個農家。庭中的古槐，像一柄綠傘，幾隻白鴿從這屋頂飛到那屋頂，一霎又落在我們身旁，煽煽翅膀，咕咕的在替客人唱歌。我們，有的睡在地上，有的躺在機房裡，（機上有未成的布匹）我躺在牛棚裡，聽老牛嚼草的聲音。女主人替我們做小米粥，替我們燒茶。鄉村是美的，是靜的，爲了保守這靜美的田園，我們所以要抗戰呵！

「你知道我們現在和什麼人打仗？」我們問年老的男主人。

「日本鬼子。」

「爲什麼要打日本鬼子？」

他再也回答不出什麼來了。

「扶輪中學」成了轟炸的目標，（敵人也許因爲多心把目標認錯了）政訓處易地辦公

，我同服務的一羣朋友搬到了東門外一家土店裡去，他們都擁擠的睡在地上，把一口土房讓給了我。

此後，早晨的太陽送我們下鄉，黃昏迎我們回到野店來。「晝伏夜出」，敵人一手把人們的生活秩序攪了個相反個。

五月的鄉村是美的，場園上堆滿了麥子，香氣使人陶醉。樹蔭在光亮的地面上，織成碎錦。而躺在上面的人們，心上却帶着恐懼，燃燒着火。

十九號下午五點鐘。像下山的羊羣，人們做過了白天的課業（躲飛機成例課）正回走的時候，警笛，警鐘，一齊亂響起來，緊急得要把人的靈魂震碎。我們幾個躲到近郊的一個防空溝裡。

一陣沉重的聲響把成隊的機影牽到了我們的頭頂。

「幾架？」一個人粗喘着問。

「一二三四……响，十幾架！」

「向那飛？」迫切的追問。

「就在我們頭上打旋呵！」

機頭一掉，衝入了城市的天空，我們從死的陰影中解放出來。聽一聲聲炸彈的巨響，恨高射砲的火球差一點中不到飛機身上，看一股濃煙向天空飛騰，想像着又得多少間房屋多少條生命填在轟炸和烈火中！

大街上，照例把繁榮表現在晚間的燈光中，然而今夜却不同了。大街小巷漆過了似的，不見一點燈光。店舖的門緊閉着像一口口古墓。被炸的房屋，魔鬼似的向人投射出可怕的影子。

第二天，從我們的店裡，被警兵帶走了一個客人。這個人我們留心過他，樣子像個學生，他曾向我們攀談，並且訊問過我們的來歷。聽說從他身上搜出了「太陽旗」，和密碼。後來，有一男一女來會他，也通通被送到公安局去了。

鄭州有三多：漢奸多，乞丐多，妓女多。這全由于窮困一個原因造成的。敵人在此處曾成立過特務機關，漢奸的大本營就在這裡，聽說開封還設有支部。前幾天，在這裡捉到了一個十一歲的孩子，他正在向水裡撒放藥粉。漢奸組織是那麼嚴秘，我們防範得這樣粗

疏，鄭州已經成爲軍事中心了，而旅社裡却不大見到警察的影子。

去徐州已經是不可能的了。連無線電也阻隔不通。

徐州在危險中，鄭州在轟炸中，我的心在焦灼中。

廿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燈下于武昌

隨 棗 行

0.40
每冊定價
外埠酌加郵資

著 者 威 克 家
出 版 者 前 線 出 版 社
發 行 人 韋 永 成
印 刷 者 廣 西 印 刷 廠
總 發 行 所 桂 林 府 前 街 前 線 出 版 社 總 社
發 行 所 香 港 樊 城 及 各 地 前 線 出 版 社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初 版

#82
232643

97

#82

232643